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禺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沈重之說。禮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

東塾讀書記 卷六 詩

二

舊者也。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則以鄭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禮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兩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輦。魚藻。采芣。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小園。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楚英信南山諸詩。無

要傷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禮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屬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此序本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四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是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詩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段懋堂爲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

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

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漣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衆篇之序合爲一編也。興也二字。卽承

此耳。如國雅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速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

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

訓故傳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讀考周禮六卷序。今惜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系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

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

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速匹也。寤覺寐寢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

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穠矣。傳。蕭敬離。和平正也。蕭敬離。和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繆木

蓬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

毛傳也字爲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漊煮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

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煮。因用韻遂用漊字。以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爲思之也。煮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

佳詩奉贈章左丞丈云。詩君子建綱。近之也。哀王孫云。慎勿出口。他人狙狙伺之也。段氏定本小箋云。渡即鑊之假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此讀煮之也。三字爲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爲一句。義例參錯矣。漢書二字韻同。部詩人用漢字。蓋取其與莫裕數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惟如懷如焚。傳云。懷。懷之也。懷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懷字爲焚意。故訓爲懷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磬。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鵲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爲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爲傳也。澧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間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兒。旂。旗。旂。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旂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爲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數施之施。說文作數。遷移之移。說文作遷。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戚也。孔疏引之。而云毛意必不然。然孔自爲說。亦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更有甚簡奧者。載芣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儕。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園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詛詛。虛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

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荇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規亂世之所以長。蓋古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衆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人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

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再作此語。意深哉。○桑扈篇。君子樂胥。受天之祜。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賢者在位。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孔疏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冲遠讀此箋。能反而說之。善說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園。統。公侯夫人紃。綬。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火三日。忌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一節。絲傳。古公處幽。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襄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

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蓋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

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

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

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卽外傳之體。其解老卽內傳也。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

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

當時本書否。卷二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偁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字。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

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考。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處子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

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國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爰孌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

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祊。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此數語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衍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

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消。爾穀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涕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爾脯與諸處下爲韻耳。云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此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綠衣。箋云。綠當爲祿。然禮有祿衣。無祿絲。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自羊俎牛。鼎及肅。傳云。自羊俎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肅爲韻。禮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芣。芣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簸或蹂。掛。顧予烝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天保。論。禘。實之。初筵。俾出童糗。皆是取韻。不必拘泥。然爲韻。實爲下服。糗爲羊不糗也。童糗。猶言童羊。亦如肥羜。猶言肥羊。以。結。肥羊。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就。當先解爲。爵。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爵也。餘皆倣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罔。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即是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錢。羊。福。養。新。錄。之。說。此與破字無異矣。鄭。多。破。字。如。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饋。饋。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禮。謂。如。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漬。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仍。

東塾讀書記 卷六 詩

十

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敘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癰癰病也孔疏云應有意與鄭立異耳數字不必申毛也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癰。猶癰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臺。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之心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園。謀猶回遘。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幽閒貞專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強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強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嬖。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嬖。非指九嬪。且車臺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

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禮。保傳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皆慎始敬終。此言婚。言乾《》。言慎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是夫爲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逮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鵠。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碑道進曰。臣聞竊窺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強毛從鄭者。○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滌。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是私服。汚與滌皆是滌。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擱滌濯其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箋云。衣謂律衣以下。至緣衣。此則考槃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駢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杳械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疏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爲甲。此疏誤說也。傳訓會爲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爲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毛傳乃詰訓之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禹貢以作詩也。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

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經聖。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

所完。志氏。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衆民之所

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樂城者。豈謂當時燕師

在南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遜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鷓鴣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北江長廬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爲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

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見幽譜孔疏。○金縢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幽譜孔疏。○金縢汪容甫述學。又

以王說傳合說文。周公居東證。澧案鷗鴞篇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圖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

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彘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驛。許意謂不治流言

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

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僞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見幽譜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遜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

士。則公雖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逸周書作確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良庭論之已詳矣。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瑩。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

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澧謂陸疏誠有理矣。

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偁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

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

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固意眇指。

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為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

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山。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

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息。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宋師專己守殘

之陋。詩攷序。澧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

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攷詩經廣

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蔑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澧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十一。小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

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懸勸厲厚之意。顯然見於首語之外。澧案小序云。行葦思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

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

鑒。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

心匪鑒。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鑒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毛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

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順。此

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讀毛傳者也。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賓。賓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禮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班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鍾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澧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說。墨子明鬼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王詩解。禮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真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真彼周行。朱傳以爲實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通戴氏云。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之作。當從韓義。澄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赫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墠。序言刺男女相奔。湊洊。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末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顧弁篇既見君子。庶幾說釋。隔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風雨篇。獨爲淫奔乎。惟靜女篇。則真難解。其言此女俟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懌女美。解爲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皆不可通。澄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雖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灋可說懌。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